

## 關於差比句發展過程的幾點想法\*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

歷史文獻中的差比句可以大略分為甲、乙、丙三型，本文以甲型句（「 $X+W+B+Y$ 」，亦即「主體項＋述語＋比較詞＋基準項」，下準此）和乙型句（「 $X+B+Y+W$ 」）間的興替問題作為探討的重點。以下幾點是本文的主要結論：一，雖然甲型句有逐漸為乙型句取代之勢，但這種演變並不是不可違抗的。二，一個漢語方言如果有甲型句轉為乙型句的趨勢，其下屬的各句型未必一定會全部轉類。三，上古漢語的「 $X+W+於+Y$ 」差比句在近代漢語時期由「 $X+W+如/似+Y$ 」所取代，和介詞「於」的多義性以及「 $X+W+於+Y$ 」在句法上的限制是密切相關的。四，「 $X+W+如/似+Y$ 」本是平比句，在近代漢語時期通過「如」的音變而轉為差比句。

關鍵詞：差比句，比較詞，基準項，上古漢語，近代漢語

根據基準項的位置以及比較詞的有無，漢語的肯定差比句可以分成如下的甲、乙、丙三型。<sup>1</sup>

甲型： $X+W+B+Y$

乙型： $X+B+Y+W$

丙型： $X+W+Y$

以上這些句式中的  $X$  和  $Y$  分別為主體項和基準項， $W$  是述語， $B$  是比較詞（如「如、似、起、過、去…」等）。<sup>2</sup> 甲型句和乙型句的主要差別是基準項的位

---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4 年 8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第五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在此感謝與會學者惠賜意見。本研究接受國科會 92-2411-H-001-076 計畫資助，也於此謹致謝忱。

<sup>1</sup> 其他較罕見的次要類型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中。漢語方言差比句還有哪些類型可參考李藍 (2003)、張楨 (2005)。

<sup>2</sup>  $W$  又有稱作比較結果或結論項的，也有稱作謂詞或謂語的。把  $W$  稱作比較結果或結論項在邏輯上有些問題，因為所謂的結果或結論應當是還包含  $X$  項和  $Y$  項的。如果稱作謂詞， $W$  有時也有可能

置，前者在述語之後，後者在述語之前；丙型句則可以視為甲型句省略比較詞的結果。

本文主要針對的是甲型句的發展問題。至於乙型句和丙型句，前者本文作者另有專文論述（參魏培泉 2003），後者在演變上值得陳述的並不多，以下只在與本文論述有關的時候附及之。

## 1. 差比句的句型與分布狀況

### 1.1 句型

依據差比句的發展以及它在現代方言間的區別，我們把甲、乙、丙三型又各分為三式。每一型的第二式比第一式多一個數量補語；第三式為遞進式，其中的 X 項和 Y 項通常為同形而不同指的數量詞。<sup>3</sup> 以下分別給每一式各舉一個現代漢語及近代漢語的例子。

（甲一式）

- (1) a. 兒子大似老子。（湖北鄂東）
- b. 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朱子語類·孟子二》）

（甲二式）

- (2) a. 件衫長過條褲好多。（廣州）
- b. 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朱子語類·孟子七》）

（甲三式）

- (3) a. 女兒一天大似一天。（湖北鄂東）
- b. 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朱子語類·論語十四》）

---

是一個複雜的詞組；稱作謂語，那麼就應當把 B 和 Y 項也包括在內。本文暫時稱作述語，代表介乎謂語和中心詞間的一個詞節。B 又有稱作比較標記的。其實無論是比較詞還是比較標記，都不是很理想的術語，因為 B 不一定就足以標示該句為差比句。如「於」字有許多功能，含「於」的句子要成為差比句毋寧更依賴 W 的詞義。拋開「於」引介 Y 項的功能不談，和比較副詞「較」、「更」相比，後者還更具有比較的意義。「如（似）」也用作平比（比況）的標記，可見它不完全能擔負差比的標示。

<sup>3</sup> 遞進式的 X 項和 Y 項通常為「一」加上一個單音節的量詞或名詞，有時候 X 項的「一」會省略掉。如：

「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  
（《朱子語類·易五》）

(乙一式)

- (4) a. 我比他大。(普通話)
- b. 月比日大故緩。(《朱子語類·理氣下》)

(乙二式)

- (5) a. 我比他大十歲。(普通話)
- b. 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朱子語類·理氣下》)

(乙三式)

- (6) a. 女兒一天比一天大。(普通話)
- b. 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紅樓夢》十一回)

(丙一式)

- (7) a. 伊(較)懸我。他比我高。(福建廈門)
- b. 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朱子語類·易八》)

(丙二式)

- (8) a. 我大他十歲。(普通話)<sup>4</sup>
- b. 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西遊記》九十七回)

(丙三式)

- (9) a. 一天熱一天。(山西洪洞)
- b. 沉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朱子語類·張子之書一》)

差比句的 W 之前有時會加上副詞，其中有的是表示比較的程度副詞（如「較」、「更」等）。<sup>5</sup> 我們沒有用比較副詞來區別句類，主要是因為它沒有引介 Y 項的功能。有些方言中的丙一式對比較副詞的依賴很深，如廈門方言此式不搭配「較」時能用為 W 的詞就很有限。

<sup>4</sup> 這種句型並不是所有說普通話的人都能接受。

<sup>5</sup> 現代漢語「比」字差比句的述語還常搭配副詞「還」。我們認為「還」不是程度副詞而是時間副詞或者情態副詞，性質和「較」、「更」有別，後者直接搭配形容詞就可以表示比較。

## 1.2 差比句的今與昔

如上舉，無論是現代漢語還是近代漢語，各種句型都可以找到對應的句例。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乙型句是差比句的主流，多數的方言採用這種句型，其中也有不少方言在特定的情況下搭配丙二式使用。乙型句的比較詞多為「比」，其他的形式分布較為不廣（如「並」、「傍」、「伴」、「趕」…等）。甲型句主要分布的地區是山東、廣東、福建、鄂東等，其他還散見於江西、廣西、湖南、安徽、河南、江蘇、浙江、海南等。大體而言，官話區（含晉語）採用此型的主要是山東大部分的區域以及湖北東部；在非官話區採用此型的主要是粵語區及部分閩語區，其他贛語、客語、吳語、湘語、徽語等都只有少數方言使用，有的方言使用的句式也很有限。<sup>6</sup> 這些使用甲型句的方言也有不少是兼用乙型句的，其中也有不少方言甲型句逐漸沒落並為乙型句所取代。使用丙一式和丙三式的方言不多，但丙二式卻很普遍，甚至比甲二式的分布還廣。丙型句主要的使用地區為閩語；在一些以乙型句為主的方言，也有兼用丙三式的。

在歷史文獻中，先秦已經出現甲一式，比較詞為介詞「於」。例如：

- (10)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左傳·定公九年》）

以「於」為比較詞的甲二式出現稍晚一些。如：<sup>7</sup>

- (11) 是歲，有禾生屋景天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  
（《論衡·吉驗》）
- (12) 華轉倍前，華極自軟好，勝於前華數千百倍。（吳支謙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306 下）
- (13) 世尊，我家今者富於往昔三倍。（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摩訶僧祇律》398 中）

數量補語一般在基準項之後（如例 (14)），但《靈樞經》有幾個位於基準項之前的例子（如例 (15)），頗為特殊。該經所代表的語言時代頗難斷言。

<sup>6</sup> 此處所述的甲型句和乙型句大略是就甲一式和乙一式說的，因為現有的方言調查報告對於甲二式、甲三式、乙二式、乙三式的報導相對為少。

<sup>7</sup> 以下之例不易確定是否當歸為甲二式，依當時的語法，此例的「遠」宜分析為謂語。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上》）

- (14)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黃帝內經靈樞·禁服》）
- (15) 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黃帝內經靈樞·經脈》）

以「於」為比較詞的甲三式出現時期更晚。如：

- (16) 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

從北宋以後，甲型句的比較詞改以「如/似」為主。

丙型句各式的出現時期大致稍晚於所對應的甲型句。丙一式也見於先秦，但在歷史上一直不多見。丙二式和丙三式都較晚，其中丙二式較常見。丙一式和丙二式出現的時間比甲一式和甲二式稍後。例如：

- (17) 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戰國策·秦策二》）
- (18) 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淮南子·詮言訓》）
- (19) 此衣勝汝衣數倍。（東晉竺道生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84上）<sup>8</sup>
- (20) 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丙三式的出現時間也與甲三式約略相當。如：

- (21) 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和甲三式、丙三式相對應的較早句式是像「日益（以）W」的這種句式，這種句式在宋代還在使用。

- (22) 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呂氏春秋·觀表》）

<sup>8</sup> 和上古漢語相當的表達法相比較可以看到很有趣的變化。如：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戰國策·趙策二》）

上古漢語表示倍數的詞用為述語，到了中古漢語就可以改用為補語。

(23)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河南程氏遺書》卷七)

與現代漢語形式相同的乙型句始見於東漢，但這個時期這種「比」字句可視為緊縮的複句，也不純用為差比句。功能與限制和現代漢語相近的「比」字句要從明代以後才開始流行。<sup>9</sup>

由於甲一式是甲型句的核心句式，在類型學上也比較有意義，因此以下的討論就側重於甲一式。

### 1.3 現代漢語方言甲型句的比較詞

現代漢語方言甲型句的比較詞除了「如/似」之外，還有不少其他的形式，如粵語的「過」、福州的「去」以及山東方言的「起」、「及」、「得(的)」等，此外難以盡詳。本文只談和歷史文獻有關的幾個比較詞。比較詞不一定是介詞，也有可能是動詞或助詞，以下會有所討論。

在歷史上，「如」的勢力本不弱於「似」，但後來逐漸為「似」字所壓倒。在現代方言中基本上主要是用「似」，用「如」的不多。現代方言使用「如/似」的地區我們所知道的至少見於湖北、山東、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河南等，其中似乎以鄂東（黃崗地區）的方言點較多，其他地區的方言點我們知道的不多。例如：

(24) 他大似你。(山東金鄉)<sup>10</sup>

有的方言甲型句僅見於否定式，如金華湯溪。例如：

(25) 我弗小如你。我不比你小<sup>11</sup>

在現代方言中，凡是比較詞仍採用「如/似」的，W 也幾乎都是以單音節詞為主，也很難填入形容詞以外的動詞或動詞組。<sup>12</sup> 這一點和「如/似」原有的語義及發展有關，這點稍後再論。

以「過」為比較詞的方言主要是粵語，此外還有一些方言使用，主要是和粵

<sup>9</sup> 參張禎(2004)、魏培泉(2003)。

<sup>10</sup> 參錢曾怡(2001:293)。

<sup>11</sup> 參曹志耘(2000:71)。

<sup>12</sup> 本文的形容詞也是動詞的一個次類，相當於性質動詞或狀態動詞。當我們說動詞的時候是包括形容詞在內的。

語區鄰近的客、贛、湘、閩等方言。例如：<sup>13</sup>

- (26) 你會講過我。(廣州)<sup>14</sup>
- (27) 佢講啲說話有道理過你。(廣州)<sup>15</sup>
- (28) 火車快過汽車。(廣東中山客語)<sup>16</sup>
- (29) 佢高刮(過)你點點兒。(湖南常寧)<sup>17</sup>
- (30) 馬走贏過牛。馬跑得比牛快。(廈門)<sup>18</sup>

山東方言最常用的比較詞是「起」。例如：<sup>19</sup>

- (31) 閨娘子就是會說話几起小子。(山東牟平)<sup>20</sup>
- (32) 我不知道起你？(山東牟平)

如上例，「過」和「起」的 W 不限於單音節的形容詞，可以是更複雜的詞或詞組（動賓、動補、主謂、狀述等結構都不缺乏），也因此可以超過兩個音節之上。為什麼以「過」、「起」為比較詞的甲型句容許這樣而以「如/似」為比較詞的甲型句則否呢？我們認為這一點和「過」、「起」的語義有關，「過」、「起」都可以分析為隱含有「超過」這個語義特徵。由於具有這樣的語義特徵，即使搭配比較複雜的 W 也比較不會引起歧義。相對的，「如/似」本是用來比況的詞，如果沒有特定的辨識標誌，就很容易有歧義產生。

在粵語中，「過」應分析為動詞補語，不能分析為介詞。<sup>21</sup> 山東方言的「起」原本也是趨向動詞，詞性有可能和「過」一樣。

山東方言的比較詞除了「起」以外，還有「的（得）」、「及」、「似」等，使用的方言點較少。現在我們只談「的（得）」的問題。其例如：

<sup>13</sup> 是否受到粵語的影響待考。注意客、贛、湘等方言目前的差比句多以乙型句為主。

<sup>14</sup> 參周小兵 (1994:361)。

<sup>15</sup> 參潘小洛 (2000:418)。

<sup>16</sup> 參甘甲才 (2003:257)。

<sup>17</sup> 參吳啓主 (1998:269)。

<sup>18</sup> 參馬重奇 (2002:262)。

<sup>19</sup> 以下所述有關於山東方言的情況主要是根據羅福騰 (1992)、徐復嶺 (1995)、錢曾怡 (2001)。近代漢語文獻中的比較詞還有寫作「其」、「齊」的，似乎是「起」的另一種寫法；也還有「及」、「給」，其中「給」應是「及」的異寫。

<sup>20</sup> 以下山東方言所引諸例根據錢曾怡 (2001:292-293)。

<sup>21</sup> 參周小兵 (1994)，張雙慶、郭必之 (2002)。

(33) 打針強的吃藥。(山東桓台)

「的(得)」是否典型的比較詞值得考慮。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得)」不乏用作虛補語或者助詞的。有些方言差比句的「的(得)」用作比較詞可能是臨時性的,我們在歷史語料中多少也可以看到差比句的「得」和補語的「得」間的關係(參 3.2 節)。

## 2. 關於「X+W+如/似+Y」的發展

在近代漢語的文獻中,甲型句的比較詞以「如/似」為主流,此外除了繼承上古漢語的「於」,就很少看到其他的比較詞。

### 2.1 「X+W+如/似+Y」簡史

有些人認為唐代就已經有「X+W+如/似+Y」差比句了,主要根據的是詩詞的對比。例如:

(34) 本寺遠於日,新詩高似雲。(姚合〈贈供奉僧次融〉)

(35)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憶江南〉)

Peyraube (1989:599) 對這些例子是否差比句提出質疑,並指出「X+W+如/似+Y」應當是到了宋代才成為差比句。我們同意他的看法,因為和差比句相對仗的句子未必也是差比。此外,文獻中可以肯定為「X+W+如/似+Y」差比句的,我們還沒有看到其他用「綠」作 W 的例子。目前可以判定為最早的差比句例是屬於北宋的例子。

有關「X+W+如/似+Y」差比句的演變,前人已指出的這裡就不再多說,比如說該式的 X 和 Y 可以是名詞組或動詞組以及「如」漸少而「似」漸增等。<sup>22</sup> 我們這裡要談的主要是一些可能和甲、乙兩型之競合有關的其他現象。

除了在開始發展的階段,「X+W+如/似+Y」差比句的 W 可用的詞是很有限的。可用為 W 的詞以形容詞為主,並且限為單音節詞及雙音節詞(大多為並列結構),前者又比後者常見得多。一般而言,宋元時期能用為 W 的詞比明清時期為多(參〈表 1〉),無論是單音節詞還是雙音節詞。

---

<sup>22</sup> 參張頴(2004)。



和單音節詞的情況相似，能用爲 W 的雙音節詞不僅越來越少，而且也逐漸限用在甲三式。拿〈表 1〉中有使用雙音節詞的幾種文獻來比較，就可以看出這種趨勢來。《朱子語類》用爲 W 的詞有 45 個，其中用在甲一式的雙音節詞有「開闊、廣闊、分明、鵲突、精密、精切」等 6 個，用在甲三式的有「振作、分曉、簡易、長進、昏蔽、親切、沈淪」等 7 個；<sup>23</sup>《元刊雜劇三十種》用的詞有 10 個，其中雙音節詞只有「乾淨」一個，用在甲一式；《西遊記》用詞有 9 個，雙音節詞只有「勝強」一個，用在甲一式；《金瓶梅》用詞有 5 個，雙音節詞只有「勝強」一個，用在甲一式；《三言》用詞有 7 個，其中只有《警世通言》有一個雙音節詞「熱鬧」，用在甲一式；《兩拍》用詞有 9 個，其中只有《二刻拍案驚奇》有一個雙音節詞「疲倦」，用在甲三式；《醒世姻緣傳》用詞有 16 個，雙音節詞只有「難挨」一個，用在甲三式；《聊齋俚曲集》用詞有 6 個，雙音節詞只有「勝強」一個，用在甲一式；《兒女英雄傳》用詞有 7 個，雙音節詞只有「淡巧」、「從容」兩個，用在甲三式。很容易看出來，明代以後用在甲一式的詞以「勝強」爲主（理由後詳）。例如：

- (36) 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朱子語類·釋氏》）
- (37) 一嘴尖利，勝強似銅鑽金錐。（《西遊記》七十三回）
- (38) 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朱子語類·訓門人一》）
- (39) 落後回到家，又機緣一步湊巧似一步，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兒女英雄傳》三十回）此例見於說書者的評語。

文獻中最常用爲 W 的詞爲「勝」、「強」、「高」、「大」等四個，有許多文獻除了這四個詞之外就很少再用其他的詞（參〈表 1〉）。「勝」、「強」用爲 W 的頻數也還遠高於「高」、「大」。就甲一、二式而言，僅是「勝」、「強」二詞（含「勝強」）就佔了各詞總見頻的 77.2%。<sup>24</sup> 如果再加上「高」、「大」，這四個詞的總頻數也就達到各詞總頻數的 87.1%，這就等於說其他的詞用爲 W 的機率不高。不過這樣的限制並不存在於甲三式中，相反的，在甲三式中「勝」、「強」、

<sup>23</sup> 《朱子語類》這 13 個詞都各只出現一次，其中只有兩個搭配的比較詞是「如」，其餘都是搭配「似」。

<sup>24</sup> 張楨 (2005:46) 也指出元、明時期這種句式的形容詞常見的只有「勝」、「強」兩個詞。根據〈表 1〉，「勝」、「強」從宋代開始就是見頻最高的詞，到了元、明、清，更是除此二詞以外的其他詞就都很少見了。

「高」、「大」這四個詞的見頻並不怎麼高，而其他各詞的詞目及總頻數還不算少，這種情況和甲一、二式的情況正呈對反之勢。注意在〈表 1〉左、右兩欄的「其他動詞」欄下各詞的總詞數和各詞的總頻數數目是很相近的，這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詞不管是用作甲一、二式的 W 還是甲三式的 W，幾乎都只出現一次。如果把《朱子語類》用作甲型句 W 的各詞合併起來算，全部 45 個詞共出現 119 次，其中「勝」、「強」、「高」、「大」等四個詞共出現 64 次，也是佔了各詞總頻數的 53.78%，其中「勝」28 次、「強」11 次，加起來也佔各詞總頻數的 32.77%，可見這幾個詞自始就是「X+W+如/似+Y」差比句的 W 最常用的詞。

關於「勝」、「強」為什麼常見以及它在「X+W+如/似+Y」差比句形成時所扮演的角色，下文再續作討論。

## 2.2 關於辨識「X+W+如/似+Y」是否為差比句的問題

「X+W+如/似+Y」在上古漢語本是平比句，到了近代漢語演變為差比句。但即使已轉為差比句，它的平比用法仍然保留著，這就造成辨識上的困難。

就近代漢語的「X+W+如/似+Y」而言，無論是甲二式或甲三式，還是相對應的省略了「如/似」的丙二式或丙三式，在辨識是否差比句上都不像甲一式或丙一式有那麼多問題。

甲二式及丙二式有數量補語可以作為辨識時的憑藉。例如：

(40) 王顯年紀大如太宗數歲，一生蹭蹬，再不能做官。（《西湖二集》卷三）

甲三式及丙三式為遞進式，具有特殊的形式，易於辨認。遞進式即使刪了「如/似」而成為丙三式，也不大會產生歧義。雖然丙三式在實際上也不是都沒有辨識的問題的。<sup>25</sup> 例如：

(41) 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河南程氏粹言》卷二）

(42) 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朱子語類·訓門人九》）

例(41)可以有兩解：其一就是視為遞進式，其二就是把它解為「每一日都很

<sup>25</sup> 「止」是動詞、副詞兩兼的詞，我們認為底下這個例子的「止」是用作副詞，因此此例非差比句。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朱子語類·訓門人八》）

謹慎」。例(42)就不能當作遞進式解，它的意思是「過了一日就少了一日，過了一年就沒了一年」。

甲二、三式及丙二、三式在辨識上困難較少；然而無論是甲一式還是丙一式，如果只靠「如/似」而不依賴比較副詞，就經常難以斷定是否為差比句。也就是說甲一式和丙一式是否解釋為差比是頗受制於比較副詞的出現與否的。由於歷史上較少見丙一式，因此我們就集中看甲一式的情形。

除了 W 本身是具有〔超過〕義的（如「勝」、「強」等，說見 3.1 節）之外，如果我們要使人很快辨別「X+W+如/似+Y」是差比還是平比，最好是用能表示比較或比況的詞來加以標明。如表示差比可以用副詞「較」或「更」，表示比況可以加上「一般」這種表示比擬的詞。例如：

- (43)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朱子語類·孟子二》）
- (44) 這本寺的住持長老，再沒有爭差違礙，穩如鐵炮的一般輪到胡無翳身上。（《醒世姻緣傳》九十三回）
- (45) 若老爺還嫌不穩，有一個穩如鐵炮的去處，愈加直捷。（《醒世姻緣傳》五回）

例(44)比例(45)多了一個「一般」，它是用為平比就更加清楚明白了。

當 W 為雙音節詞之時，如果不是用在遞進式或有其他的輔助標誌，就比 W 為單音節詞時更不容易辨識該句是否差比句。歷史上「X+W+如/似+Y」差比句的 W 使用雙音節詞時一般是需要依賴這些特定條件的。以《朱子語類》為例，雙音節詞要能用在甲型句，大抵不是用在遞進式中，就是需要搭配比較副詞。該書可以確定是充任差比句之 W 的雙音節詞有 12 個例子，其中就有 7 個用於遞進式。例如：

- (46)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六》）
- (47) 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六》）
- (48) 顏子為是先先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朱子語類·論語十八》）

在非遞進式的 5 例中，就有 4 例是搭配比較副詞「較」或「更」的。例如：

- (49) 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二》)  
(50) 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朱子語類·孟子二》)  
(51) 文正卻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朱子語類·本朝四》)

例(52)是唯一不搭配「較」或「更」之例，雖然也搭配了一個副詞「倒」，但也還是要靠上下文才能推斷它是差比句。

- (52)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芸閣說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豬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朱子語類·張子之書一》)

如下的例子是否差比句就很難確定，需要依靠上下文的信息來釐清，偏偏語境又不清楚，難以判定是否為差比句（因此這種例子不列入〈表1〉的統計）。<sup>26</sup>

- (53)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卻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朱子語類·歷代三》)  
(54)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朱子語類·學二》)  
(55) 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九》)

如果在近代漢語時期一個「X+W+如/似+Y」之例缺乏以上這些辨識條件，那麼人們如何判定它是否為差比句呢，會不會造成理解上的困擾？我們得承認，這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分際的混淆。但即使是如此，在應用上卻未必成為問題。首先，比況是文學表達的一個手法，它往往誇大實際的情況。比如說：在常識中，有些事物所具有的特質可以代表自然界或人事中某種性質之極致者，如「天」為廣大之最、「山」為崇高或厚重之極、「火」為紅之至等。因此當我們說「X大如天」、「X高如山」、「X紅如火」時，那就代表處於Y項的「天」、「山」、「火」所具有的特質在常識中是W指涉的這種性質之最者。可是在想像世界中事物是很容易誇大的，一旦加以誇張，Y項的地位也是可以被超越的。在近代漢語中，「X+W+如/似+Y」既然也可以用作差比，我們也就可以把「X

<sup>26</sup> 雙音節詞用為「X+W+如(似)+Y」差比句的W之例自始就不多見，在元代以後就更近乎絕跡，或許和這一點有關。

大如天」解釋作差比，也就是說 X 項成為超越 Y 項的事物。然而即使同樣的形式可以有兩種看似矛盾的解釋（如例 (56)），但在語用上並不造成問題。因為同樣是要表現 X 項是具有 W 這種性質之極者。對用這種明喻來溝通的人們而言，是差比也好，是平比也好，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 (56) 我是汝母，汝是我兒，母子之情，重如山岳。（《敦煌變文集新書·目連緣起》）

在近代漢語文獻中，凡是 Y 項是代表 W 這種性質之極者，多半是屬於難以辨明的情況，因此我們在統計上就不把它列為差比句。但有時候因為語境清楚，或者對話雙方具有共同的知識背景，也還有些例子可以判定為屬於差比句。例如：

- (57) 常言道：色胆天大，加了酒，又大如天。（《醉醒石》九回）  
 (58) 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朱子語類·詩二》）  
 (59) 禹稷是好人，羿奭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駭。正如仲尼賢如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駭！（《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六》）

雖然一般的「大如天」在解釋上是兩可的，但例 (57) 因為另有表示平比的「天大」作為對比，可以斷定該例的「大如天」是差比句。例 (58) 「莫高如山，莫浚如泉」是對譯《詩經》「莫高匪山，莫浚匪泉」的。上古漢語有「X 莫 W 於 Y」的比較句，雖然《詩經》此例並沒有出現「於」，但我們都知道它相當於「X 莫 W 於 Y」的省略式。文獻知識能使我們判定朱子「莫高如山，莫浚如泉」這兩句是差比句。文獻中的「X 賢如 Y」通常為平比，但由於我們知道盜跖是個惡人，並不具有賢能之德（除非是反諷或有特別的哲學觀點），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例 (59) 的「仲尼賢如盜跖」是差比句。

「X+W+如/似+Y」即使沒有可以輔助辨識的副詞或補語，有兩種情況我們也還可以判定它不是表示比況的。第一個是當 X 項和 Y 項所指涉的事物種屬相同或地位相當之時（當然是否為同樣的種屬難免受制於主觀性），該句多半為差比句，因為我們一般不會拿屬性或地位相當的事物來作為比況之喻體。例如：

- (60) 紅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紅樓夢》四十回)
- (61) 人道妾側礙於妻齊，我道嫡母大似生母。(《兒女英雄傳》二十七回)

如果 Y 項並不代表 W 項所指涉性質之極者，與 X 項也不屬於同樣的種屬或地位，那就有可能是非比況的平比句。例如：

- (62) 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  
(《紅樓夢》二十七回)
- (63) 寶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紅樓夢》八回)

「X+W+如+Y」在上古漢語時期就是平比句，在中古漢語時期仍然如此，到了近代漢語時期才開始用爲差比句。上古漢語的「似」基本上並不用在這種句式中，這可能就是「似」會逐漸取代「如」的原因。「似」雖然和「如」同義，在近代漢語中也可以用作比況，但畢竟不像「如」那樣容易受到舊習的影響，用在差比句中就具有「如」所沒有的優勢。

## 2.3 「如/似」的詞性

「X+W+如/似+Y」的「如/似」不是介詞，也不是用爲補語的動詞，因爲它缺乏這兩種詞類的特點。根據以下的幾個現象，「如/似」比較適合歸作助詞或詞尾，而歸爲助詞比歸作詞尾還好。第一，「W+如/似」似乎是不能獨立的（即連用的），而述補式動詞或者「動詞+詞尾」並沒有這種限制。第二，「W+如/似」不能構成能性式，因此「如/似」不能分析爲補語。第三，「如/似」後可以不帶 Y 項，不能分析爲介詞，因爲介詞一般要帶賓語。<sup>27</sup> 如例 (64) 只有數量補語而沒有賓語。

- (64) 這李妙惠完名全節，重歸盧夢仙，比著徐德言、黃昌半殘的義夫節婦，可不勝似萬倍麼？(《石點頭》卷二)

第四，「如/似」和 Y 項間可以插入介詞「於」，「如/似」不適合再分析爲介詞。

<sup>27</sup> 在漢語介詞的多項鑑別標準中，賓語不能省略是我們所接受的一個標準；我們認爲它不但適用於現代漢語，也適用於近代漢語。

例如：<sup>28</sup>

- (65)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朱子語類·論語十五》)

第五，「如/似」和 Y 項間可以插入詞尾「了」，而介詞一般並不允許帶詞尾「了」。例如：

- (66) 從來說春雨貴如油，這一年油到少如了雨，一連兩日不止。(《醒世姻緣傳》八回)

根據以上的理由，我們目前把「如/似」當作是具有附屬詞性質的助詞。

### 3. 歷史文獻中的「X+W+過+Y」及同類的句式

#### 3.1 中古漢語時期用作差比的動詞「過」、「出」、「勝」等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X+W+過+Y」差比句中，W 可以是動詞組；拿上古漢語來比較，例 (67) 在形式上看起來就像是以「過」為比較詞的差比句。

- (67)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然而例 (67) 雖然在意義上是差比，但是一般多不認為其中的「過」是已經虛化了的比較詞。<sup>29</sup> 這個「過」可以分析為動詞，<sup>30</sup> 也是句子的中心語。「好勇」雖然和現代漢語差比句的 W 相對應，但在此時應分析為 X 項中的一個成分。

就一項比較而言，除了 X 項和 Y 項這兩個比較項之外，至少還有共比項（或稱比較點）以及表示勝負的邏輯謂詞（大致相當於「超過」或「不如」）。例

<sup>28</sup> 馮春田 (2000:657) 舉此例並說「透露出『似(如)』原為動詞的痕跡」。

<sup>29</sup> 太田辰夫 (1958:174) 以「過」不是在形容詞後面而認為例 (67) 應不是比較句，學者對此也幾無異議。那麼上古漢語有沒有接近典型「X+W+過+Y」差比句的例子呢？趙金銘 (2002:51) 舉了以下的例子：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列子·湯問》)

但是這個例子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列子》可能是魏晉時所造的偽書；第二，即使是在中古漢語，這種句式的「過」應該還是動詞（參下文）。

<sup>30</sup> Peyraube (1989:593) 就認為此例的「過」宜分析為動詞。

(67) 的「好勇」就相當於共比項，「過」就相當於邏輯謂詞。共比項在句中的位置可以相當靈活，它可以隱含在 W 中，可以內藏於 X 項或 Y 項中，甚至也可以以主題的身分出現。有時共比項和邏輯謂詞共治一爐。如例 (68) 的「美於徐公」的「美」即隱含有共比項〔美貌〕和邏輯謂詞〔超過〕（雖然這種例子中的〔超過〕義多少也是依賴句式才足以表示為差比）。「美於徐公」的共比項還是寄託在句子的中心語「美」上，而「不如徐公美」的共比項卻只是基準項的一個成分（「美」是共比項，它是「不如」的賓語「徐公美」的一個成分）。

- (68) 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戰國策·齊策一》）

上古漢語「X+W+於+Y」差比句的「於」本身並無邏輯謂詞的內涵，因此邏輯謂詞寄生在其他的詞或成分中。「過」相當一個邏輯謂詞，但在先秦是以句子的主要動詞身分出現的。雖然如例 (67) 的「過」在表達差比的意義上和典型的差比句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但它仍是詞義明白的主要動詞。「過」常用在「X+過+Y」句式中，這時共比項往往隱而不顯，因此我們一般並不容易把它和所謂的差比句連繫起來。不過「過」字句多少也有可以補充「於」字差比句不足的地方，因為「於」具有的功能複雜，述語如果不是單音節的典型形容詞，就不容易成為差比句。如「好勇於我」大概就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差比句。

那麼「過」在中古漢語時期是否還維持為主要動詞呢？我們可以考慮以下例子中的「過」是否已成為比較標誌。

- (69) 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東南長二丈，並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南齊書·天文志上》）

- (70) 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南齊書·王僧虔傳》）

我們認為，這種例子雖然在外貌上和粵語的「X+W+過+Y」相當，但其中的「猛」、「緊媚」仍應視為 X 項中的一個成分，「過」仍然是主要動詞，有若干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第一，「過」和 Y 項間可以插入介詞「於」，這顯示「過」不是介詞，也不是動詞補語。例如：

- (71) 彼天耳淨過於人耳，聞二種聲天聲人聲。（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86 上）



第二，Y 項可以省略，這意謂著「過」不是介詞。例如：

- (72) 婆羅門中無與我等者，況欲出過。(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76 上)

第三，「過」的前面可以有停頓，這就說明相當於 W 的成分與「過」並不直接構成一個成分。例如：

- (73) 其身長大，過人兩倍。(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92 下)  
(74) 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北史·庫狄士文傳》)  
(75) 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隋書·酷吏傳》)

例 (74) 和例 (75) 是有同源關係的兩個語段。從例 (75) 可以證明例 (74) 的「暴」在當時應分析為 X 項中的一個成分。

第四，「過」可以前加副詞，這顯示「過」為主要動詞。例如：

- (76) 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禮記·月令》「其音角」鄭注)  
(77) 善男子善女人，於般若波羅蜜中一發意，勝閻浮提所作十善四禪四等五通者上，何況奉行書持諷誦如中教者，皆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上。(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99)

第五，此時也有不少和「過」意義相近的動詞可以用來替換「過」，如「出」、「勝」、「踰（逾）」、「超」、「越」等。在這些詞中，以「過」、「出」、「勝」較為常見。例如：

- (78) 目淨如明珠，端正過日月，可愛勝花林，湛然若大海，安住如須彌，威光勝於日。(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120)  
(79) 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頭。(東漢安世高譯《柰女耆婆經》902 中)  
(80) 復見自身所有光明，勝日光明。(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242 下)  
(81) 其象鮮白，踰於雪山。(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186 下)

「過」、「出」為趨向動詞，因此可以和趨向助詞「去」共現；句子的 Y 項也

可以視為處所詞，因此經常搭配方位詞「上」。例如：

- (82) 是心甚清潔，清潔過於阿羅漢辟支佛道上。(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454 下)
- (83) 其福不如以正定菩薩功德，出彼上百千億萬倍。(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115)
- (84) 為知內法第一眾所不能及，出眾想去。(東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915 下)
- (85) 若守般若波羅蜜者，其功德出是上去。(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443 下)

這些詞也可以複合為並列動詞，複合形式多樣，如「勝過、勝出、過勝、過出、過踰、過越、出勝、出過、出踰、超踰、超過、超踰、超出、超越、踰過、踰越、越過」。例如：

- (86) 有如是等六十種樹，勝過餘樹。(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407 中)
- (87) 雖復稟受長者遺體，才藝智量，出過人表，然是廝賤婢使所生，不及兒次，名在奴例。(元魏慧覺譯《賢愚經》393 下)
- (88) 菩薩云何以禪波羅蜜出過羅漢辟支佛道上？(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124)
- (89) 作是思惟者，出過羅漢辟支佛道去，正住佛道。(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469 下)
- (90) 彼天耳清淨，過出於人耳，聞二種聲人非人。(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四分律》965 中)
- (91) 正使今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往趣世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元魏慧覺譯《賢愚經》419 上)

還有三音節的組合。例如：

- (92) 其慧覺了勝日出佛，復超越勝蓮花佛之清潔無所著。(西晉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183 上)

以上這些詞在語義上都是二價的（論元為 X 項和 Y 項），不過在句法上 Y 項

應視為補語，因為前面可以插入介詞「於」。由於這些詞的詞義明白，介詞「於」即使省略對於理解也不構成影響（例見上）。

理論上，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語言要表示差比就必須以典型的差比句式來表現，<sup>31</sup> 也不能要求差比句的邏輯謂詞不能位於句子的中心語位置。中古漢語常在述語位置用「過」、「出」、「勝」、「踰（踰）」等來表示差比也就不足為怪了。<sup>32</sup>

到了近代漢語，中古漢語這些具有〔超過〕義的動詞只有「勝」和「過」還常用來表示差比。其中「勝」一直持續用為句子的中心語；至於「過」是否虛化為比較詞，是下文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 3.2 近代漢語「過」、「起」、「得」用作差比句比較詞的情況

如上述，現代漢語方言中甲型句的比較詞有好幾個，這其中有的可以在歷史文獻中追溯到它的來源。

一般認為「X+W+過+Y」的「過」是到了近代漢語才成為比較詞的。例如：<sup>33</sup>

- (93) 位下才高多怨天，劉兄道勝獨恬然。貧於揚子兩三倍，老過榮公六七年。（白居易〈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不過相類的例子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並不多，因此很難證實「過」確已用作比較詞。有時我們甚至還會看到一些和中古漢語相當的現象，更使人懷疑「過」是否已虛化為比較詞。如「過」後可以插入「於」即其一例。例如：

- (94)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朱子語類·大學一》）

在近代漢語文獻中「過」也有用為補語的，但似乎僅限於和「賽」搭配（如例(95)、(96)），它不像粵語那樣可以廣泛的和具有〔+性質〕的詞或詞組相搭配。

<sup>31</sup> 比如說很多南島語就沒有特定的句式來表示差比。

<sup>32</sup> 這種句式是中古漢語最常見的差比表達形式，當時的「比」字差比句不僅仍是複句，而且用例也不多。

<sup>33</sup> 例(93)是太田辰夫(1958:175)所舉的例，目前尚未見到早於唐代之例。

- (95) 是有一個媳婦，賽得過男子，儘掙得家住。(《初刻拍案驚奇》卷三)  
(96) 熱油門前飄綵旆，賽過了老祖開爐。(《西遊記》十六回)

文獻中缺少以 W 為中心語的「X+W+過+Y」差比句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古漢語時期述補結構尚未成熟，「過」只能用作主要動詞。到了近代漢語時期，白話文獻的基礎語言主要使用的是官話，而「X+W+過+Y」主要是分布於粵語區及鄰近的地區，除非是能反映這種方言的文獻，「過」是不大有機會以比較詞的身分出現的。

「起（其）」用作比較詞在我們所考察的文獻中僅見於《醒世姻緣傳》和《聊齋俚曲集》，顯示了現代山東方言的「起」成為比較詞並不晚於明清之際。例如：

- (97) 人見來還好哩，還強起你連見也沒見。(《醒世姻緣傳》八十三回)  
(98) 那官司大起天，大爺到一霎完，這力量壓倒了新泰縣。(《聊齋俚曲集·寒森曲》)  
(99) 我合狄大哥父來子往，我長起狄大哥好幾歲，我還是大伯人家哩。(《醒世姻緣傳》八十九回)  
(100) 雖不如中一雙，還強其沒一個。(《聊齋俚曲集·磨難曲》)

「過」、「起」因為本就具有〔超過〕的語義特徵，<sup>34</sup>即使不搭配比較副詞，也不致於造成歧解，因此就使得「X+W+過/起+Y」比「X+W+如/似+Y」更為穩定。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以「過」和「起」為比較詞的甲型句不僅容許較多的詞或較複雜的詞組用為 W，也不像「X+W+如/似+Y」那麼容易受到「比」字句的侵蝕。<sup>35</sup>

「及」用作比較詞在文獻中僅見於《聊齋俚曲集》，例子比「起」還少。例如：

- (101) 他的達強及俺達，他那達俊及俺達，他達就比俺達大。他達合俺達一堆站，俺達矮了勾一楂，叫他達教人不支架。(《聊齋俚曲集·牆頭記》)

<sup>34</sup> 這兩個詞原本都是趨向動詞，有趣的是福州差比句中的「去」也是趨向動詞。

<sup>35</sup> 香港粵語「X+W+過+Y」式的相對穩固性可參看張雙慶、郭必之(2002)。

「及」原本也有「到達」之義，因此用在「X+W+及+Y」中和「如/似」一樣容易產生歧義。例如：

- (102) 福、祿、壽三星獻了一盤棗，都大及瓜，一盤梨大及胡蘆，這都是仙家的寶物，吃一口就長生不老。（《聊齋俚曲集·蓬萊宴》）

例(102)的「大及」我們不能斷定是否表示差比。

在更早的文獻中我們看到一個形式上相當的例子。例如：

- (103) 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朱子語類·理氣下》）

不過例(103)的「及」可能還只是「達到」之義。

「的（得）」在文獻中也有用在差比句的，但不常見。雖然它所處的位置跟其他的比較詞相當，但我們認為它應當分析為虛補語或動詞詞尾。例如：

- (104) 張大爺賞一百，強的人家賞一吊。（《聊齋俚曲集·磨難曲》）  
(105) 孫三官今纔二十三歲，只長得你八年，不若你與他成了夫婦，我只當做個老丫頭。（《石點頭》卷四）  
(106) 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儒林外史》三十一回）

這個詞在清代可以寫作「的」或「得」。「的」的來源應該是「得」，因為在宋代這種用法只有「得」一種形式。例如：

- (107) 若子貢、冉求諸人，豈不強得管仲！（《朱子語類·論語二十六》）  
(108) 又如今兩人廝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朱子語類·朱子九》）  
(109) 如左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朱子語類·張子之書二》）  
(110) 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朱子語類·張子之書一》）

在《朱子語類》的時代，「勝得」的「勝」可以有「戰勝」和「超過」二義。不論「得」搭配的「勝」為何義，有沒有「得」看不出有明顯的功能區別，我們可以把它視為虛補語或動詞詞尾。

#### 4. 「X+W+如/似+Y」成爲差比句的原因

「X+W+如/似+Y」用作差比句，一般的看法是由平比的「X+W+如/似+Y」轉成的。<sup>36</sup> 至於平比的「X+W+如/似+Y」如何會變成差比句，有一個看法是仿照上古漢語的「X+W+於+Y」，<sup>37</sup> 因爲後者既是差比句，在語序上又與「X+W+如/似+Y」一致。此外，也有人指出「X+W+如/似+Y」能由平比句轉爲差比句，和中古漢語新興的「X+如+Y+W」平比句密切相關。因爲「X+如+Y+W」的產生，而使得「X+W+如/似+Y」得以有機會發展爲差比句。<sup>38</sup> 但這只是指出「X+W+如/似+Y」有較多的發展空間，卻不能說明它爲何會走向表示差比的路上去。

這個差比句是由平比句轉成的觀點固然持之有故，但是我們覺得一種句式由平比轉爲差比應該沒有那麼單純，爲什麼要用原本表示平比的「如/似」來表達差比而不採用其他的方式是需要提出解釋的。

否定句和反詰句在語義上經常會產生與肯定句不對稱的結果，<sup>39</sup>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X+W+如/似+Y」由平比變爲差比可能與此有關？就某方面來看，這似乎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因爲在上古漢語的「不如」就是表示差比的，而反詰問的用法（如「豈如…」）大致也是跟否定句平行的。可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還是否定的；因爲一般來說，平比的否定通常意涵著 X 項不如 Y 項（反詰問的情形也是一樣的），而「X+W+如/似+Y」差比句卻是 X 項優於 Y 項，剛好是對反的。

我們爬梳語料的結果，最後判定「X+W+如/似+Y」轉爲差比句不但跟語音的演變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也是依靠特定的詞項才得以啓動的。

首先，我們認爲「X+W+如/似+Y」轉爲差比句是由動詞「勝」開始的。我們在 3.1 節中已經指出，「勝」是具有「超越」義的二價動詞，<sup>40</sup> 和一般差比句的 W 用的形容詞不一樣，它已自具差比的意涵。無論有沒有「於」，都不影響它的這個內涵。例如：

<sup>36</sup> 太田辰夫 (1958:175) 就已指出差比的「如」是由表示平比的動詞「如」轉成的。

<sup>37</sup> 如 Peyraube (1989:610)、馮春田 (2000:653) 等。

<sup>38</sup> 太田辰夫 (1958:175) 指出可能是因爲「如斗大」的平比句產生，「大如斗」爲了與之區別而用於差比。魏培泉 (2001) 指出「X+如+Y+W」平比句在東漢時期已經產生，且對「X+W+如+Y」轉成差比句構成影響。

<sup>39</sup> 比如說，古漢語的「X+如+Y+W」是表示平比的，但「X+不如+Y+W」卻是表示差比的，這就是一種肯定句和否定句間的不對稱。

<sup>40</sup> 鄭毓瑜 (1985:149) 已指出用在「X+勝/過+如(似)+Y」的「勝」、「過」是動詞。

- (111) 我之文章不勝於人，…我文既不勝人，…于時呼文不勝人為「文不」也。(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即使「於」由「如」所取代，也不影響「勝」這個內涵；但形容詞一般是一價的，對於能跟什麼語詞搭配來表達差比是相對較為敏感的，在中古漢語時形容詞搭配「如」只能是平比而不可能是差比。因此「勝如」是適合作為繼承中古漢語的「勝於」的候選者的（如上述，「勝（於）」在中古漢語用於表示差比已相當常見）。<sup>41</sup> 文獻的記錄也似乎和這個看法相呼應，因為我們所看到最早的「X+W+如/似+Y」差比句，就都是以「勝」作為 W 而且也多以「如」作為比較詞的。<sup>42</sup> 例如：

- (112) 穎云：「南北和好固是好事，如今地界了後，更勝如舊日去也。舊日邊上時有小爭競，只為河東地界理會來三十餘年也，至今未定疊，須至時有爭競。若此回了卻河東地界，今後邊上更無一事，和好更勝如前日也。」（沈括《入國別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五）
- (113)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河南程氏遺書》卷五）
- (114) 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河南程氏外書》卷七）

繼「勝」之後成為「X+W+如/似+Y」差比句的 W 的詞可能是「強」。例如：

- (115) 便相隨，書文立契，半年已外別商議，也子強如你擔衣食。（《劉知遠諸宮調·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

「強」雖然本是一價的形容詞，但在意義上和其他的形容詞也有些區別，它有較明顯的比較意味。「強如」在意義上和功能上和「勝如」頗為相類，因為都

<sup>41</sup> 鄭毓瑜 (1985:150) 認為「勝似」、「過如」是摹仿「形容詞+於」的形式而成，這似乎已注意到在「X+W+如/似+Y」成為差比句的階段中「勝」、「過」所據有的特殊地位。

<sup>42</sup> 如前述，唐代的「X+W+如/似+Y」之例大概都還不是差比句，北宋有這種差比句則不成問題。比較成問題的是比較詞「如」和「似」哪個在先。單就最早用為該式的 W 的「勝」而言，北宋末年也有一個「勝似」之例。例如：

兼我在奉聖州時，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共他大朝交歡也，勝似與河西家。（《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四，引《茆齋自敘》）

雖然這個例子的寫作時代和例 (112)-(114) 很接近，但是相對上還是較晚的。

是以「超過」作為主要的義素，本身就具有差比之義。由於功能相當，因此原則上可以互換。<sup>43</sup> 考察文獻，「強如」在宋代遠不如「勝如」常見，但從元代以後就有壓倒「勝如」之勢。<sup>44</sup>

「強如」也有較早的「強於」差比句與之對應，文獻上「強於 NP」以解釋作差比為多。例如：

(116) 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戰國策·韓策三》)

由於「強」是形容詞，易於由此再推擴到其他的形容詞上，於是「X+W+如/似+Y」以此為始而逐漸的取代了「X+W+於+Y」差比句。

早期「W 如」差比句的用詞多少是有繼承「W 於」之處。如例(117)的「甚如」這種用法顯然和「甚於」有關（可比較例(118)）。<sup>45</sup>「甚」表示「超過」義在近代漢語似乎已非常見。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到特定詞彙和「X+W+如/似+Y」差比句的產生間是有關連的。

(117) 銜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九，引蘇轍言)

(118)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語·周語上》；《呂氏春秋·達鬱》)

以上我們根據歷史的狀況以及動詞的語義來推擬「X+W+如/似+Y」可能是經由什麼路徑推擴出來的。但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有待解決，那就是「勝」為什麼會和表示比擬的「如」搭配在一起來表示差比而不是借由其他的途徑。我們認為，「勝如」之所以會接替「勝於」，是因為「如」產生音變而讀同「於」的緣故。

我們可以先看現代漢語方言「如」的讀法。現代有不少漢語方言「如」字讀零聲母，其中也有不少是讀同「於」的。

<sup>43</sup> 注意有些文獻用為「X+W+如/似+Y」差比句的 W 的雙音節詞就只有「勝強」一個（參〈表 1〉），大概也是因為它不像一般的雙音節形容詞那樣易於引致歧解。

<sup>44</sup> 近代漢語還有一個和「勝」義近的「賽」也用作差比動詞，但它較常搭配補語「過」。

<sup>45</sup> 上古漢語也有如以下例(i)、(ii)的「甚如」例，就頗啟人疑竇。然而按照上古漢語句法的一般情況，例(i)應該是一種表示平比或比擬的句式（義為「其中極厲害的就像饑寒」）；而例(ii)是對這種句式的否定（義為「沒有像湯、桀那麼嚴重的」），它會有差比的意義，可能和「不如」的情況相當。

(i) 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呂氏春秋·愛士》)

(ii) 有臣而彊，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晏子春秋·外篇八》)



我們知道，粵語和贛語、客語中有不少方言日母字是讀零聲母的，其中也有不少「如」字是讀同「於」的。<sup>46</sup> 閩語至少也有福州一地「如」讀同「於」。<sup>47</sup>

除了上述的方言，也還有不少的方言「如」是讀同「於」的，而這些方言點是分布在相當廣大的區域的。以下就所知略加敘述。

據平田昌司等 (1998)，徽州方言的歙縣、屯溪、休寧、祁門、婺源等「如」讀 [y]，黟縣讀 [yei]，全部都和「於」同音。

根據《湖南方言調查報告》，湖南 75 個方言點，「如」讀 Ø- 聲母的方言點有 54 個，其中 53 個「如」與「於」同音。<sup>48</sup> 此外，據李榮等 (1994)，婁底方言也是二者同音。

根據《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湖北 64 個方言點，「如」讀 Ø- 聲母的方言點有 43 個，其中 38 個方言點「如」與「於」同音，這裡面的方言包括了湖北的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sup>49</sup>

山東地區也有不少方言「如」是讀同「於」的。錢曾怡 (1959) 指出：「中古的日母字在膠東話中，除去極少量的讀 [l]（如「辱」等）以外，其餘都是零聲母」。該文所列的「如」就讀如 [y]，音同「於」。另錢曾怡 (1985)、錢曾怡 (2001: 56) 除了列出山東東區（相當上述的膠東話）的例子，還指出西區的東明「如」字也讀 [y]。

河北地區也有不少方言「如」是讀同「於」的。李行健 (1995:663) 的「如意」條列出邯鄲地區的丘縣、邯鄲、廣宗、平鄉等「如」字讀 [y]。錢曾怡 (1987) 指出河北的衡水、冀縣也讀零聲母，不過他的丘縣、廣宗「如」字聲母讀 l-，不知是調查點不同還是「如意」這個詞的讀法特殊。

除此之外，南寧平話的「如」也是讀 [y]（參李榮等 1997）。

如上述，中國南北地區各有許多方言顯示了「如」字成為零聲母並讀同「於」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可能的來源有兩種：一是各方言各自發展出來的，二是這個變化有一個共同的源頭（或者是一個方言的分流；或者是幾個方言在較早的時候曾經處在一個鄰近的區域，有區域的共同發展）。第一個來源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如」字讀同「於」的現象分布很廣，各大方言區或多或少都有，<sup>50</sup> 很難說是各自發展出來的。因此我們認為第二個來源的可能性較大。那麼這種現象

<sup>46</sup> 參李如龍、張雙慶 (1992)、李如龍等 (1999)、劉綸鑫 (2001)。

<sup>47</sup> 參高本漢 (1940:673, 676)。

<sup>48</sup> 據楊時逢 (1974:1364, 1365, 1370, 1371)。

<sup>49</sup> 據趙元任等 (1948:1466, 1467, 1458, 1459)。

<sup>50</sup> 因為在現代方言中「如」並非常見字，因此有不少方言記錄沒有此字的讀音，在核對上免不了有所困難。

可以上推到什麼時候呢？從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與形成過程來看，我們推測應該在宋人南渡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或許是筆者知識淺薄，或許是文獻不足徵，我們目前在唐宋的文獻中還沒有找到可以明確證明日母字有讀爲零聲母的證據。不過韓國漢字音似乎可以支持上述的看法。今人對韓國漢字音的時代意見頗不一致，早則上溯至五六世紀，至遲也不晚於十世紀。<sup>51</sup> 該音系不僅日母字都是零聲母，而且「如」字也是讀同「於」的。<sup>52</sup>

或許北宋的標準話還有若干日母上聲字仍保存鼻音聲母，卻不能因此證明日母的平聲字也都還保存這個鼻音聲母。因爲就日母字有讀爲零聲母的現代方言而言，有日母全部成爲零聲母的方言（如粵語），但多數是只有部分讀爲零聲母的，聲母脫落的情況也頗爲參差。<sup>53</sup>

唐五代之時也有不少「至如」用如「至於」的（如例(119)、(120)），但是否可作爲「如」字讀爲「於」的旁證還是個問題，因爲這類用例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都有。<sup>54</sup>

(119) 至如飛禽走獸，大體亦然。（《敦煌變文集新書·雙恩記》）

(120) 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相傳，至如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祖堂集》卷二）

中古漢語時期有一種例子看起來像是「X+W+如+Y」差比句，使人不免要疑心「如」讀同「於」的時間是否可能推到那麼早。例如：

(121) 於時復有第二人，出取彼一塵，過如前人所計塵數。（西晉竺法護譯《寶網經》79上）

(122) 爾時有大微妙光明遍於十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170下）

<sup>51</sup> 參嚴翼相(2004)。

<sup>52</sup> 據高本漢(1940:673, 676)。

<sup>53</sup> 如膠東方言日母字聲母不脫落的很少，和全部脫落沒有多大差別。

<sup>54</sup> 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之例如：

(i)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列傳》）

(ii) 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爲。（梁慧皎《高僧傳》406上）

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至如」或許可以解釋作「至於像…」，「如」還具有實義；我們或許可以把近代漢語的「如」看作用如介詞「於」，但我們又怎能斷定近代漢語的「至如」不是承襲的呢？

假如這種例子的「如」確是相當「於」，那麼我們對於上述的觀點不免要另作考慮。不過推敲文義，這種例子的「如」應當是和後面的詞語共同作為「過」的補語，如例(121)應分析為〔過〔如前人所計塵數〕〕，因此這裡的「過如」並非對應於「過於」。

## 5. 「X+W+於+Y」被「X+W+如/似+Y」取代的原因

有的學者認為乙型句或者「X+W+如/似+Y」之所以能取代「X+W+於+Y」，是因為古代的介詞「於」脫落的緣故。<sup>55</sup> 我們認為，動詞後的「於」固然在中古漢語時期就已經大致消亡，但這不必定是「X+W+於+Y」差比句沒落的原因。中古漢語動詞後的「於」的沒落有其結構性的原因，當時表示所在和所自的介詞組基本上已是位於動詞前，而表示終點的「於」也由「到」、「著」、「與」等所取代，這種變化和所謂的時間序列有關。<sup>56</sup> 用於差比句的介詞「於」既與這個發展不相干，也就沒有理由一定要跟著脫落。還有一點，當表示與事或處所終點的詞都改由「到」、「著」、「與」所引介之時，「於」正好可作為基準項的專用介詞，有什麼道理一定要隨著別種用法的「於」一併取消？我們覺得介詞「於」趨於沒落不一定會導致「X+W+於+Y」差比句消失；即使消失也不一定要由「X+W+如/似+Y」或乙型句來接替。理由如下：

其一，在魏晉南北朝已經沒落的介詞「於」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仍然持續用作甲型句的比較詞。如例(123)「多於」和「多如」前後呼應。

- (123) 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朱子語類·詩二》）

其二，現代方言甲型句的比較詞還有用「於」的。例如：

- (124) 伊兮力大於我。他的力氣比我大。（泉州、惠安）<sup>57</sup>

- (125) 今年糧食較有於舊年。今年糧食比去年更多。（同上）

<sup>55</sup> 如 Peyraube (1989)、李訥、石毓智 (1998)、趙金銘 (2002) 等都有這樣的意見，雖然他們的理據不盡相同。

<sup>56</sup> 參魏培泉 (1993)。

<sup>57</sup> 參陳法今 (1982:62)。

其三，即使「於」省略了成為丙式，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維持下去。以現代漢語方言為據，如果有比較副詞或數量補語，即使沒有「於」也可以構成差比句。例如：

(126) 阿母較想食嬰兒。媽媽比小兒子更想吃。(同上)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X+W+於+Y」由「X+W+如/似+Y」來接替呢？<sup>58</sup> 我們認為主要的原因應是「於」的多義性與表達的局限性使它很難適應近代漢語的需求。上古漢語的介詞「於」功能本來就很複雜，要得到適切的解讀往往要依賴句中及句外的其他成分。如例(127)的「於」引介的是範圍而非比較的基準項，但它在形式上和例(116)卻很像。

(127)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莊子·天下》)

職是之故，「X+W+於+Y」要作為差比的表式，W 能用的詞相對上就較為有限，否則很容易導致歧義。不僅能用的單音節詞有限，雙音節詞更幾乎不能用，要納入更複雜的詞組大概就無法解釋為差比句了。<sup>59</sup> 如以下諸例中用為 W 的雙音節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128) 天下莫柔弱於水。(帛書《老子》乙本，《馬王堆漢墓帛書(壹)》)<sup>60</sup>

(129) 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130) 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131)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墨子·耕柱》)

<sup>58</sup> 其實我們不用考慮「於」的脫落和乙型句興起的關係，因為乙型句即使在宋代也是很不成熟的，而動詞後的「於」在魏晉南北朝就已經大致消亡了。

<sup>59</sup> 比較副詞可以避免歧義的功用大概在差比句的歷史上也一直沒有怎麼被用到「X+W+於+Y」上。

<sup>60</sup> 王弼本同帛書乙本；但河上公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柔弱」就不是用為差比句的 W。

- (132) 故貴為身於為天下，…（帛書《老子》甲本、乙本，《馬王堆漢墓帛書（壹）》）<sup>61</sup>

「X+W+於+Y」在表達差比上還有一項不大能配合近代漢語的地方，那就是 X 項和 Y 項在傳統上多為簡單的名語。相對的，「X+W+如+Y」是由平比句來的，它的 X 項和 Y 項本來就常用較為複雜的名詞組或動詞組。通過連動式的緊縮，近代漢語一句之內經常包括上古漢語兩、三個句子或動詞組，也就是說此時一個句子中經常會含有較複雜的詞組。「X+W+於+Y」差比句不但 W 的用詞很有限制，X 項和 Y 項一向又不大能接受複雜的詞組，這雙重的缺陷加起來，就使得「X+W+於+Y」差比句很容易讓其他功用較強的句式給取代了。

## 6. 從甲型句到乙型句的興替過程與演變因素

### 6.1 從甲型句到乙型句的興替過程

縱觀歷史語料及現代漢語方言，漢語差比句的發展大勢似乎是由甲型句轉為乙型句的。如果採取一個較極端的立場，我們會期待甲型句各式的發展是採取一致的腳步的，其歸趨也是相同的。然而這個期待與實際不盡相符。當我們更深入考察歷史的發展以及方言的狀況時，就會發現各式的發展不僅腳步不一致，也未必會走向同樣的終點。在許多差比句的主要形式為乙型句的方言中，取代甲二式的不是乙二式而是丙二式；也有不少方言雖然乙一式有取代甲一式的趨勢，但仍然還使用甲三式和丙三式而不使用乙三式。在歷史文獻中，甲型句各式的發展也有不同的進程，甲一式在明代已經逐漸讓位給乙一式，但甲三式卻沒有明顯的衰頹之勢。簡而言之，就甲型句的發展來說，甲二、三式和甲一式是不能等同而論的。

甲二式有數量補語可用來標示該式為差比句，由於有這樣的條件，即使不使用比較詞，也不致於造成歧解，這就導致丙二式逐漸流行，而且仍然保留在許多現代漢語方言中。甲三式因為 X 項和 Y 項詞形相同，是一種標顯的差比句形式，因此它也不像甲一式那麼容易被取代；同時由於其形式上的特點，不僅 W 的音節限制比甲一式為寬（比較能使用雙音節詞），而且比較詞也比較容易省略。總的來說，如果沒有歧義問題，甲型句是可以維持得較久的。

<sup>61</sup> 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郭店簡本因字殘而不能確定原本所作為何。如果帛書本之例真是差比句，且「貴為身」是分析為 W 的，那麼該例的 W 也就是動賓式，如同例 (131)。

近代漢語文獻主要是以官話為基礎，因此多少可以看到甲型句逐漸被乙型句或丙二式給取代的過程。由於甲二式在文獻中比較少，因此要看它被取代的過程就比較不容易。甲三式由乙三式取代的時間看來是發生在清代。目前我們所看到最早的乙三式之例見於《紅樓夢》，而且只有一例（如例 (6b)），另外《兒女英雄傳》還有兩例。如：

- (133) 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各人受了一場顛險，回到家來，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兒女英雄傳》三十六回）

甲一式似乎在近代漢語的整個演變過程中一直保留著，差比句稍多的文獻幾乎都少不了它。那麼除了看甲一式和乙一式之多寡外，有什麼根據可以判斷一個文獻的乙一式在實際上壓倒了甲一式？如上述，甲一式的 W 最常用的詞為「勝、強、高、大」，因此當「比」字句的 W 也常用這些詞時，我們可以推想甲一式已經差不多被乙型句所取代了。在《聊齋俚曲集》中看來已經有這種趨勢，也就是說，該書的乙型句已經是較強勢的差比句了。

## 6.2 乙型句取代「X+W+如/似+Y」的原因

對於乙型句之所以會取代「X+W+如/似+Y」，除了適應新語序類型的看法之外，還有一個較普遍的看法是「X+W+如/似+Y」的 W 所能用的詞語相當有限，一般只能是單音節詞而不能是 VP。我們認為，後者是只看到了表面，它不能算是甲型句被乙型句取代的一個好理由。如前述，「X+W+如/似+Y」的 W 雖然一般不能是 VP，但可以把乙型句述語的 VP 改放在 X 項和 Y 項中來表示。此外，如果有適當的辨識標誌，甲型句的 W 也可以是較複雜的 VP，這可以證諸粵語及山東方言。大體上，「比」字句能表達的功能並非甲型句所不能表達，尤其是以「過」、「起」為比較詞的甲型句為然。如果搭配比較副詞，「X+W+如/似+Y」的 W 可用的詞數目也會跟著增加（至少可以使用雙音節詞）。

那麼大部分的官話方言終究是以乙型句為主要的差比句式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為可以歸納為兩項因素。

第一個為語義的因素。如 2.2 節所述，「X+W+如/似+Y」易有歧義的問題，<sup>62</sup> 乙型句和以「過」、「起」為比較詞的甲型句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第二個為社會因素。粵語的差比句是以「過」為比較詞的甲型句，粵語的差

<sup>62</sup> 張全真 (1996:164) 即指出此式的歧義傾向成為其發展的阻力之一。

比句在表達的多樣性以及不易產生歧義上，和「比」字句相較也不遑多讓。<sup>63</sup> 因此如果僅以功能表達的優劣來推測句式的存活韌度，那麼我們應可推定現代漢語方言的甲型句未必會由乙型句取代。因此乙型句如果會取代甲型句，問題不一定在句式本身有什麼不足。如果甲型句在表達上並沒有多少不足之處，卻還會被乙型句所取代，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社會因素。就如同粵語一樣，雖然「比」字句能表達而粵語差比句不能表達的地方很少，但是在實際上「比」字句逐步取代粵語的甲型差比句的戲碼仍然不斷的在上演著，這最主要是因為普通話在社會上有它的優勢地位。歷史上乙型句取代「X+W+如/似+Y」當免不了也有這一方面的因素。

## 7. 結論

歷史文獻中的差比句可以大略分為甲、乙、丙三型，本文以甲型句（「X+W+B+Y」，亦即「主體項+述語+比較詞+基準項」，下準此）和乙型句（「X+B+Y+W」）間的興替問題作為探討的重點。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出如下幾點結論：

其一，雖然就漢語差比句的發展而言，甲型句有逐漸為乙型句取代之勢，但這種演變並不是不可違抗的。如果有較適當的比較詞，還是有方言寧願守著固有的甲型句，如粵語和山東方言。

其二，一個漢語方言如果有甲型句轉為乙型句的趨勢，其下屬的各句式未一定要全部轉類。不同類型的句式仍然可以分工而無害。

其三，「X+W+如/似+Y」是近代漢語時期主要的甲型句。該式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時期本是平比句，在近代漢語時期通過特定的詞項以及「如」的音變而轉為差比句。

其四，上古漢語的「X+W+於+Y」差比句在近代漢語時期由「X+W+如/似+Y」所取代，和上古漢語介詞「於」的多義性以及「X+W+於+Y」在句法上的限制是密切相關的。

其五，乙型句之所以取代「X+W+如/似+Y」應導源於語義因素與社會因素。

<sup>63</sup> 參張雙慶、郭必之 (2002)。

〈表 1〉在「X+W+如/似+Y」式中用作 W 的詞項及詞頻<sup>64</sup>

	甲一式、甲二式 <sup>65</sup>							甲三式					
	勝	強	勝強	高	大	其他 <sup>66</sup> 動詞	總計	勝	強	高	大	其他 動詞	總計
朱子語類	27	8	0	14	9	30(26) <sup>67</sup>	88	1	3	1	1	25(19)	31
元刊雜劇三十種	6	33	0	0	1	8(7)	48	0	0	0	0	0	0
水滸傳 <sup>68</sup>	10	21	0	0	2	2(2)	35	0	0	0	0	0	0
西遊記	10	19	5	0	1	2(2)	37	0	0	0	0	3(3)	3
金瓶梅詞話	3	29	1	0	3	1	37	0	0	0	0	0	0
平妖傳 <sup>69</sup>	3	2	0	0	0	1	6	0	0	0	0	0	0
三言	33	29	0	1	2	3(3)	68	0	1	4	1	0	6
兩拍	7	12	0	0	0	4(3)	23	0	0	0	2	3(3)	5
型世言	2	3	0	0	1	1	7	0	0	0	0	0	0
石點頭	5	5	0	0	0	0	10	0	0	0	0	0	0
西湖二集	5	8	0	0	2	0	15	0	0	0	1	2	3
醒世姻緣傳	5	15	0	0	1	5(5)	26	0	0	0	0	15(9)	15
聊齋俚曲集	11	13	1	0	2	1	28	0	0	0	0	1	1
儒林外史	0	2	0	0	0	1	3	0	0	0	0	5(4)	5
紅樓夢 <sup>70</sup>	0	7	0	0	2	0	9	0	0	0	1	13(8)	14
歧路燈	5	8	0	0	2	1	16	0	0	0	1	6(6)	7
兒女英雄傳	0	6	0	0	3	0	9	0	0	0	0	7(6)	7
合計	132	220	7	15	31	60	465	1	4	5	7	80	97

<sup>64</sup> 文獻中有些例子難以斷定是差比句還是平比句（比況句），原則上無法斷定的都不計在內。在明末清初時有幾部小說中有少數的例子「似」寫作「是」（「是」的例子有無多寡視版本而定，因為有的版本的「是」在別的版本中還是作「似」），我們把查到的 4 個例子也納入〈表 1〉的統計。

<sup>65</sup> 這裡把甲一式和甲二式合併在一起，是因為在歷史文獻中甲二式實際出現的數目很少，在〈表 1〉所列的文獻中只出現了十多次。

<sup>66</sup> 「其他動詞」指的是除了「勝、強、勝強、高、大」以外的動詞，包括單音節詞及雙音節詞。

<sup>67</sup> 「其他動詞」欄下的括弧中的數字是各詞的數目，括弧前的數字是各詞的總頻數。用詞和見頻都是 1 時就只寫作 1 而不再用括弧標示數目。列在「甲一式、甲二式」欄下和列在「甲三式」欄下的用詞是有可能重複的，因此某個文獻左右二欄用詞數的相加之和有可能大於該文獻實際的用詞數。以《朱子語類》為例，列在「甲一式、甲二式」欄的用詞共 30 個（單音節詞 24 個，雙音節詞 6 個），列在「甲三式」欄的用詞有 23 個（單音節詞 16 個，雙音節詞 7 個），但是二欄都有「勝、強、高、大、小、低、重、密、淡」等 8 個詞，扣除這些重疊的詞，《朱子語類》實際用為 W 的詞就只有 45 個。

<sup>68</sup> 一百二十回本。

<sup>69</sup> 四十回本。

<sup>70</sup> 前八十回為庚辰本，後四十回為程甲本。



## 引用文獻

- Peyraube, Alain. 1989.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from the 5th century B.C. to the 14th century A.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Vol. 2, 589-612.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京都：朋友書店再版。
- 平田昌司等.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甘甲才. 2003. 《中山客家話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吳啓主. 1998. 《常寧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2000. 《介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等. 1999. 《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李行健. 1995. 《河北方言詞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訥, 石毓智. 1998. 〈漢語比較句嬗變的動因〉, 《世界漢語教學》1998.3:16-28。
- 李榮等. 1994. 《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榮等. 1997. 《南寧平話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藍. 2003. 〈現代漢語方言差比句的語序類型及其地域分布〉, 收錄於戴昭銘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3-54。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周小兵. 1994. 〈廣州話普通話表示不等比較的句式〉, 收錄於陳恩泉主編《雙語雙方言》(三), 360-368。香港：漢學出版社。
- 徐復嶺. 1995. 〈山東方言比較式溯源簡說〉, 《中國語文》1995.2:130, 148。
- 馬重奇. 2002. 《閩台方言的源流與嬗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高本漢. 1940. 《中國音韻學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全真. 1996. 〈《元曲選》中的差比句式〉, 《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1996.4: 163-167。
- 張楨. 2004. 〈明代的差比句〉, 《語言暨語言學》5.3:705-725。
- 張楨. 2005. 〈從漢語比較句看歷時演變與共時地理分布的關係〉, 《語文研究》2005.1:43-48。
- 張雙慶, 郭必之. 2002. 〈香港粵語兩種差比句的交替〉, 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第九屆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 曹志耘. 2000. 〈金華湯溪方言的介詞〉, 收錄於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介詞》，60-7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陳法今. 1982. 〈閩南方言的兩種比較句〉, 《中國語文》1982.1:62-65。
- 馮春田. 2000.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楊時逢. 1974.《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66。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趙元任等.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18。上海：商務印書館。
- 趙金銘. 2002.〈漢語差比句的南北差異及其歷史嬗變〉，《語言研究》2002.3:49-55。
- 劉綸鑫. 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潘小洛. 2000.〈廣州話的比較句式〉，收錄於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414-419。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鄭毓瑜. 1985.〈比較句中「如」、「似」、「比」的問題〉，《幼獅學誌》18.4:143-159。
- 錢曾怡. 1959.〈膠東方音概況〉，《山東大學文科學報》1959.4:110-129。又收在錢曾怡(2002)《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159-182。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曾怡. 1985.〈山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4:243-256。又收在錢曾怡(2002)《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133-158。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曾怡. 1987.〈河北省東南部 39 縣市方音概況〉，《方言》1987.3:173-178。又收在錢曾怡(2002)《漢語方言研究的方法與實踐》，259-269。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曾怡主編. 2001.《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魏培泉. 1993.〈古漢語介詞「於」的演變略史〉，《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4:717-786。
- 魏培泉. 2001.〈中古漢語新興的一種平比句〉，《台大文史哲學報》54:43-66。
- 魏培泉. 2003.〈說早期的「比」字比較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演講稿。
- 羅福騰. 1992.〈山東方言比較句的類型及其分布〉，《中國語文》1992.3:201-205。
- 嚴翼相. 2004.〈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演講稿。

[Received 27 April 2006; revised 3 December 2006; accepted 29 January 2007]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weipc@gate.sinica.edu.tw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In ancient Chines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ype A can be formulated as “X+W+B+Y”, type B as “X+B+Y+W”, and type C as “X+W+Y”. In these three patterns X indicates subject, Y standard, W comparative predicate, and B comparative marker.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ype B.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While generally type B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ing type A, there still appear to be dialects resisting this tendency. (2) When the replacement of type A by type B does take place, each subtype of A has not also necessarily changed. (3) “X+W+YU 於+Y”, an Old Chinese form of type A, has been replaced by “X+W+RU 如/SI 似+Y” in Early Mandarin; the reason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preposition YU as well as the syntactic limitation of “X+W+YU+Y”. (4) “X+W+RU/SI+Y” (meaning “X is as W as Y” in Old Chinese) became a comparative form in Early Mandarin, a new form phonetically derivable from RU.

Key words: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marker, standard, Old Chinese, Early Mandarin Chinese